

# 丁類《五臺山讚》小注

高田時雄

## 前言

五臺山是文殊菩薩顯現的佛教東方聖地，一般認為即《華嚴經》中所說的清涼山。東晉佛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菩薩住處品第二十七云：“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眷屬，常為說法<sup>1</sup>。”五臺山修建寺廟似於北魏時已開始，但唐代以後特別盛行，規模宏大。

唐高宗儀鳳元年（676）有北印度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杖錫來此，遇文殊菩薩的化身，受命返回印度，帶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於永淳二年（683）回至長安，具將此事奏聞皇帝。皇帝即命日照三藏與杜行顛共譯此經，而其經本禁被留在內不出。佛陀波利悲泣上奏，言取來此經的目的是普濟眾生救拔苦難，不以名利等為念，請還經本流行。皇帝終允其請，歸還梵本。佛陀波利即將梵本赴西明寺，訪得善解梵語漢僧順貞，共譯此經。譯完之後，遂向五臺山<sup>2</sup>，隱於金剛窟。

五臺山的名刹金閣寺創建於唐代，規模宏大，莊嚴華麗，無一不極輪奐之美。修建此寺的構想本因於道義和尚以靈驗見此寺<sup>3</sup>，始於玄宗時期，

<sup>1</sup> 《大正藏》第9冊589頁。

<sup>2</sup>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大正藏》第19冊，349頁；《宋高僧傳》唐五臺山佛陀波利傳，中華書局，中國佛教典籍選刊本，1987年，28-29頁；《廣清涼傳》卷中，佛陀波利入金剛窟，《大正藏》第51冊，1111頁。共譯者順貞，《廣清涼傳》作順正，又入金剛窟一事祇見於《廣清涼傳》。

<sup>3</sup> 《宋高僧傳》唐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中華書局，中國佛教典籍選刊本，1987年，538頁；《廣清涼傳》卷中，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大正藏》第51冊，1113-1114頁；《不空三

但唐朝不久就面臨國家存亡的危機，無法著手建築，長期置之不顧。至代宗時，有不空三藏上表繼續這一工程。代宗允之，於永泰二年（766）動工，因有官民的積極贊助，至大曆二年（767）暫且完工。此後不斷加以裝飾，耗費巨萬，實為空前的規模。不空三藏當時獲得朝廷的尊崇，作為國家事業推行金閣寺的修建，其目的本來是藉此使密宗在朝廷的地位更為鞏固，但隨著金閣寺的創建，文殊信仰普及全國，五臺山的聲譽與日俱增。

五臺山亦有竹林寺，是以五會念佛著名的法照法師創建的<sup>4</sup>。大曆二年（767），法照還在南嶽勤修念佛三昧，一日喫齋時粥鉢中忽見大聖竹林寺。大曆五年（772）法照初訪五臺，果然得見竹林寺金榜，一如鉢中所見。這時法照的五會念佛風靡一時，備受朝野歸敬，其勢力波及宇內。法照創建竹林寺恰在這樣的頂峰時期，相傳是貞元年間（785-805）<sup>5</sup>。

唐德宗時還出現了澄觀法師，住五臺山大華嚴寺，發揚華嚴教學，影響頗大。貞元三年（787）十二月在該寺制疏道場完成《華嚴經疏》六十卷，尋於翌年講解此新疏，後奉德宗御旨入長安，賜稱清涼國師。澄觀的活動無疑使五臺山在中國佛教史上一躍而成為重要的道場。

與五臺山因緣不淺的上述幾個人物的一系列活動激起全國僧俗對五臺山的熱烈嚮往。五臺山的聲譽不僅傳於國內而且遍及海外，有印度、西藏、于闐等國的不少僧人不遠千里來五臺山參拜文殊菩薩。當絲綢之路要道的敦煌激起共鳴而發展五臺山信仰也就不難想像了。在歸義軍時期的敦煌，以節度使為首的僧俗住民都對五臺山讚揚不已。

目前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和藏經洞發現的文獻中含有不少與五臺山有關系的資料。其中《五臺山讚》與《五臺山曲子》等文學作品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本文以《五臺山讚》中的丁類為對象進行簡單的探討。

藏表制集》卷第二《請捨衣鉢助僧道壞金閣寺制》，久曾神昇編《不空三藏表制集 他三種》，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51-54頁。

<sup>4</sup>關於法照的事蹟，參看《宋高僧傳》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中華書局，中國佛教典籍選刊本，1987年，538-542頁；《廣清涼傳》卷中，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大正藏》第51冊，1114-1116頁。

<sup>5</sup>《廣清涼傳》卷中，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該條所引王士詹撰紀頌碑文，《大正藏》第51冊，1116頁。

## 一、《五臺山讚》的分類

敦煌的《五臺山讚》與《五臺山曲子》卷子在各國收藏的敦煌遺書中的數量較多，共達三十件以上。又《五臺山讚》種類不一，根據杜斗城的研究<sup>6</sup>，可分為甲、乙、丙、丁四類<sup>7</sup>。杜氏的分類如下：

甲類<sup>8</sup>：S5573、S4039、S4429、S5487、P3563、P4608、P4560、P4647、  
北 8325<sup>9</sup>、列<sup>10</sup>0278、列 1009

乙類：P4641、S4504、P4617

丙類：P3645、S0370、P2483

丁類：P2483

四類中，屬於甲類的卷子最多，可知當時此類最受歡迎，且此類每四句開頭都加入喊叫聲“佛子”，應為寺內集體齊唱的。乙類亦稱“五臺山聖境讚”，題金臺釋子玄本述，吳縣蔣斧早指出乙類東臺西臺二首與張商英（1043-1121）《續清涼傳》卷上末附載的清涼山詩相同<sup>11</sup>。丙類以“涼（梁）漢禪師出世間，近來巡禮五臺山”兩句開始，是指南梁法照而言<sup>12</sup>。不僅如此，此讚從頭到尾全部描述法照法師在五臺山的事蹟，可知與法照的念佛法門有密切關係。

至於丁類，杜氏所舉祇有 P2483 一個卷子，未及其他。但現在我們可以發現尚有 P4597 和俄藏 Дх788 兩種亦屬於丁類。法藏 P2483 與 P4597 兩種保存了全文，而俄藏 Дх788 卷子前後均殘，大約存六成強。更具體地

<sup>6</sup>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文獻校錄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sup>7</sup>其實尚有一種“遊五臺讚文”，見於 P4597，可稱為戊類。但因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內，茲不詳談。

<sup>8</sup>甲類，此外尚有 S1453、S5456、S5473、BD9095（陶 16）背 2、BD4535（崗 35）背、Дх2333A。

<sup>9</sup>千字文號為“鹹 18”，現在的編號為 BD6318。

<sup>10</sup>俄藏敦煌卷子，杜氏用“列”字標記，本文改為 Дх 號。

<sup>11</sup>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宣統己酉刊本）第 2 冊第 4 頁。杜氏也引據羅氏書，并抄錄全詩，參杜氏書 51 頁以下。《續清涼傳》的清涼山詩亦可見於明末的《五臺山清涼聖境諸刹之圖》，可知流行之久。關於此圖的年代，暫據日比野丈夫、小野勝年合著《五臺山》1995 年，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 593（初版：1942 年，東京：座右寶刊行會），397 頁。

<sup>12</sup>上引杜氏書 65 頁注 2，50 頁注 48。

說，全文七言 82 句中，存有 51 句。

## 二、新增丁類

關於 P2483，杜氏書已有簡明介紹，茲不贅，以下單就新增兩種稍加說明。

### 1. P4597

法藏 P4597 是連寫正面三十五種、背面八種文獻的長卷子，紙高 28.3 厘米，長 533.5 厘米<sup>13</sup>。大部分內容是讚文、偈文等寺院中日常使用的文本。正面第一行“和菩薩戒文”下有“惠永文一本”，應為此僧人所持的參考用書<sup>14</sup>。此卷有兩種《五臺山讚》，而上注 7 提到的戊類“遊五臺讚文”，與此不同。

### 2. Дx788

此卷由兩張殘紙組成，貼在一起；紙高 27 厘米、寬 25 厘米，共十六行。紙色淡褐，有油污漬，紙質稍厚，字體為楷書與行書之間<sup>15</sup>。與 P2483 卷比較，此卷開頭部缺“文殊菩薩五臺山，遍化神通在世間，或現大身遍世界，或現小身塚出塵，只為无明”三十二字；末尾殘損較多，缺“眾生實是繞”以下一百四十一字。又每行上部殘損幾個字，尤其是第二紙（即第十一行以後）已殘上半部，最後一行祇見幾個字的右旁。（參看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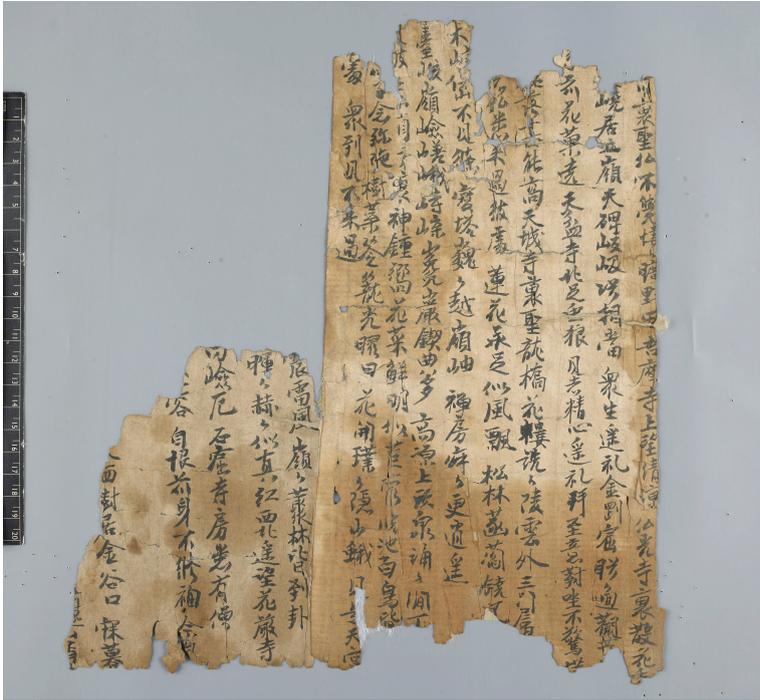
紙背有兩行七言詩，如下：“□□修道莫攸攸，園中果熟盛堪收，只為无明花／晚發，未待圓滿早逢秋”<sup>16</sup>。

<sup>13</sup>參考法藏敦煌寫本日錄第 5 卷：*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Vol. V, Tome 1, Paris, 1995, pp.221-231.

<sup>14</sup>惠永名亦見寫卷背面紙縫上，這一事實有力證明此推測不誤。

<sup>15</sup>參看孟列夫主編《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冊，199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583 頁（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дуньхуанского фонда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выпуск 1, Москва, 1963, С.577），但著者的觀點稍有不同。

<sup>16</sup>此詩亦見北 8412（海 51），字句稍有不同。參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 年，919 頁。



Dx788

### 三、錄文

杜氏書丁類祇有一種，當時未能進行校勘。現據新增兩種，試圖提出新的錄文。現存寫卷，筆跡惡劣，錯字滿紙，解讀字體，頗覺困難。俄藏 Dx788 號寫卷，書法較佳，誤字亦少，但殘破不全，甚為可惜。

#### 丁類《五臺山讚》

甲卷：P2483（底本）

乙卷：P4597

丙卷：Dx788（此卷的殘存的部分用下線標出。）

五臺山贊文 并序 金剛五礼一本<sup>1</sup>

文殊菩薩<sup>2</sup> 五臺山，變<sup>3</sup> 化神通在世間，  
或現大身遍世界，或現小身碎微塵，  
祇爲无明裏聖仏，不覺<sup>4</sup> 悽々<sup>5</sup> 曠野田，  
吾摩寺上<sup>6</sup> 望清涼，佛光寺裏散花香，  
彼摩巖 嶢居五嶺<sup>7</sup>，天碑立<sup>8</sup> 岷岷<sup>9</sup> 相當，  
眾生遙礼金剛窟，時々<sup>10</sup> 迴觀菩薩堂，  
王子寺前花果繞<sup>11</sup>，天盆寺北足<sup>12</sup> 虫狼，  
見者精心<sup>13</sup> 遙礼拜，至意對坐不驚恠<sup>14</sup>。

東臺磊落甚能高，天城寺裏望金<sup>15</sup> 橋，  
花樓詵々陵雲外，三門屬 桂入雲霄，  
諸佛悉來過彼處，蓮花承足似風騷<sup>16</sup>，  
松林茵茵饒風雪，樹木崕崕<sup>17</sup> 不見條，  
寶塔巍々<sup>18</sup> 越嶺岫，禪房寂々更逍遙。

南臺峻嶺嶮嵯峨，峙嶞寬<sup>19</sup> 巖鏗典多，  
寶<sup>20</sup> 源上頭泉涌々，澗下涓々不見波，  
葱蘭寺裏嚮鐘響，花菜鮮明似苜蘿，  
臨池百鳥皆稱佛，虎狼師子念弥陀，  
樹葉苓籠光曜日，花開璫々<sup>21</sup> 隱山峨<sup>22</sup>，  
見是天宮佛坐處，衆生<sup>23</sup> 到見不來過。

西臺岞嶺更空雲，崒慢山品震雷風，  
嶺々藜林皆到卦，錄<sup>24</sup> 葉偏々重更重，  
花生一枚<sup>25</sup> 千種色，暉々赫々似真蕊<sup>26</sup>，  
西北遙望花嚴寺，芬々<sup>27</sup> 勃々震隨風<sup>28</sup>，  
寶山寺門高嶮厄，石窟寺房悉有僧，  
蓮花山々谷々有，金花可愛鬪芙<sup>29</sup> 容，  
自悵<sup>30</sup> 前身不修福，今身與佛遇<sup>31</sup> 相逢。

北臺崖崿更巉嶮，水<sup>32</sup>院寺裏入雲霄，  
 風栖樹居金谷口，寐暮眾生實是饒，  
 舍力人來皆背負，驢馬搬運不辭勞，  
 向前崎嶇山香々，嶺後嵯峨轉々遙，  
 發願巡臺長礼拜，弟子遇人願引招。

中臺嶮峻最可憐，諸佛菩薩競來前，  
 其山蓊鬱万種有，豈岌慢与天連，  
 雲霧隊々時々發，風雲相和震篇々，  
 神雷亦能擊擊電，冬夏遙望悉如然，  
 至心礼拜靜如鏡，忽生愚意即逢煙，  
 菩薩或然現兩足，或現虛空遍世間，  
 或時化作九色鹿，或即化作奔蛇身，  
 或然變現虛空坐，或則化作老人來，  
 眾生肉眼不無識，不覺悽々曠野田，  
 饒你珍寶如山岳，不兌匍匐入黃泉。  
 五臺山讚一本

[校記]

- (1) 乙卷無此六字。
- (2) 菩薩，乙卷作合文并，下同。
- (3) 變，底本作遍，今據乙卷改。
- (4) 覺，底本作學，今據乙卷、丙卷改。
- (5) 悽字，底本無重疊號。
- (6) 上字，底本、乙卷均無，今據丙卷補。
- (7) 嶺字，乙卷分作山嶺二字。
- (8) 立字，乙卷同，丙卷作岌。
- (9) 吟，丙卷、乙卷字形相近，杜氏保留作□。
- (10) 時々，乙卷、丙卷作盼々。

- (11) 繞，乙卷、丙卷作遶。
- (12) 北足二字，丙卷同。乙卷作口北。
- (13) 心字，底本作身，今據乙卷、丙卷改。
- (14) 恠字，乙卷作堪。
- (15) 金字，乙卷、丙卷作龍。
- (16) 騷字，乙卷、丙卷作飄。
- (17) 崞堡，底本作崞一字，今據乙卷、丙卷。筆者案崞應爲崞（崞），《玉篇》“厚也”。
- (18) 巍字，丙卷同，乙卷作魏。
- (19) 寬字，乙卷、丙卷作寬。
- (20) 寶字，乙卷、丙卷作高。
- (21) 底本、乙卷無重疊號。今據丙卷補。
- (22) 山峨，乙卷作仙娥，丙卷作山蛾。
- (23) 丙卷無生字。
- (24) 錄，乙卷同，應爲綠字。
- (25) 一枚，乙卷作生枝。
- (26) 丙卷作紅。
- (27) 芬々，乙卷作芬。
- (28) 震隨風三字，丙卷作□嶮厄。
- (29) 芙字，底本誤作英。
- (30) 悵字，乙卷、丙卷作恨。
- (31) 遇字，乙卷作勞。
- (32) 水字，乙卷誤作木。

### 三、丁類《五臺山讚》寺名與撰寫年代的推測

丁類《五臺山讚》所見寺院，共十所，列舉如下：

吾摩寺（吳麼寺）

佛光寺  
彼摩〔寺〕（秘麼寺）  
王子寺  
天盆寺  
天城寺  
葱蘭寺  
花嚴寺（華嚴寺）  
石窟寺  
水院寺

其中亦有可自傳世文獻中尋得蛛絲馬跡者，現將其中與推測撰寫年代有關的資料一一列舉，稍加探討。

（一）吾摩寺

《不空表制集》卷第二「請臺山五寺度人抽僧制一首」

代州五臺山金閣寺玉花清涼花嚴吳摩子等寺。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文殊聖跡自古攸仰，今遇陛下特更增修，精建伽藍，恩命稠稠（？）疊，足可百神潛祐，萬聖來歸，靈蹤建興，於斯為盛。處既嚴潔，人亦宜然。難已來僧徒漸少，或經行化物，便住人間，或蘭若間隨緣，因栖他處，遂使時中禮懺，鍾梵遞虧，樹下禪龕，蛛納交閣，福田未廣有愧聖心。伏乞天恩，先在山中行人童子久精苦者，寺別度二七人，兼諸州抽道行僧一七人，每寺相共滿三七人為國行道，有關續填。金閣等五寺常轉仁王護國及密嚴經，又吳摩子寺名且非便，望改為大曆法華之寺，常為國轉法華經，同五寺例免差遣其所度人。望委雲京將軍宗鳳朝與中使魏明秀，又修功德沙門含光簡擇，冀無滄濫。又清涼寺為大聖文殊造閣已畢，伏望天恩，賜書一額，永光來葉。中書門下牒大廣智不空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767）三月二十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已下七相同

上<sup>17</sup>。

《廣清涼傳》卷上

中臺北趾及臺嶺南有二伽藍，號曰吳摩、葱蘭二寺。有洪馬寺主，於此住持。亦云戒德光，時威儀動物，群虎如犬馴擾。院庭鐘磬空鳴，如人擊動。六事不失，月十常聞。緇素巡臺，就而參禮。有尼三五人，年盡期頤，寺主百年不下山谷，長安三年（703）正月遷逝<sup>18</sup>。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

（開成五年（840）七月）四日，齋後，向西南入谷踰嶺，行十五里，到大曆法花寺。重閣於峻嶺崖上建立，四方涯面，盡是花樓寶殿。任地高低，堂舍比櫛。經像寶物，絕妙難言<sup>19</sup>。

不空於大曆二年（767）奏請將吳摩寺改爲大曆法華之寺，開成五年（840）日僧圓仁參五臺時已用此名稱，寫作“大曆法花寺”。丁類《五臺山讚》尚用舊稱“吾摩寺”，則其撰寫年代應爲大曆之前。

（二）彼摩〔巖寺〕（秘麼巖寺）

《古清涼傳》

西臺略無可述。臺之西有秘麼巖者，昔高齊之代有比丘尼法秘，惠心天悟，真志獨拔，脫落囂俗，自遠居之，積五十年，初無轉足，其禪惠之感，世靡得聞。年餘八十，於此而卒。後人重之，因以名巖焉<sup>20</sup>。

《廣清涼傳》卷上「釋五臺諸寺方所七」

西臺，接東峨谷，有一古寺，名秘麼巖。亦具惠祥傳所說。此寺，唐垂拱中（685-688）有雁門清信士，辟閭崇義，形同素服，心造玄關，畢志有歸，勵精罔倦，薄遊茲寺，誓願住持，經閣始成，樓臺營構，堂殿房廊，六七院宇，二三四輩行人，雲屯慈地。十方名德，輻湊其中，無憚劬勞，惟專禪誦。至長安三年（703）。國家搜羅英彥，不遺巖野，辟閭崇義，遂

<sup>17</sup> 上揭久曾神昇編《不空三藏表制集 他三種》，60-62 頁。

<sup>18</sup> 《大正藏》第 51 冊，1108 頁。

<sup>19</sup>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132 頁。

<sup>20</sup> 《大正藏》第 51 冊，1095 頁。

被召入，因乞爲僧，勅許披剃，後乃還山，終於此寺也<sup>21</sup>。

《廣清涼傳》卷中

清信士宋元慶者，洛陽縣北鄉人也。唐聖曆元年（698）二月十四日，來遊五臺，禮文殊大聖。元慶善根夙植，久厭塵勞，行潔冰霜，曾無瑕玷，屆茲真境，深契素心，願啓一時，功踰多劫，因遊西臺祕摩岳寺<sup>22</sup>。

莫高窟第 61 窟《五臺山圖》榜題有“□磨儼院<sup>23</sup>”（伯希和筆記作“被磨儼院”<sup>24</sup>）即是此寺院。《古清涼傳》所云祇不過是比丘尼法秘的傳說，並非寺院的開創。而據《廣清涼傳》可知始建寺閣則在武則天垂簾聽政時期，由雁門清信士辟閻崇義創始。然則丁類《五臺山讚》的創作也應在武則天以後明矣。

### （三）花嚴寺（華嚴寺）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第七十六

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王立寺。山形似於靈鷲，故號爲大孚靈鷲寺，大孚者弘信也。帝信佛理立寺勸人。花園今在寺前，後之君王或改爲大花園寺。至則天大聖皇后，與于闐三藏譯華嚴經，見菩薩住清涼山，因改爲大華嚴寺焉<sup>25</sup>。

《開元釋教錄》卷九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第二出，與東晉覺賢譯者同本，證聖元年（695）三月十四日於東都大內大遍空寺譯，天后親受筆削，至聖曆二年（699）十月八日於佛授記寺功畢。）<sup>26</sup>

據此可知古之大孚靈鷲寺改稱華嚴寺，就在譯完八十卷新譯《華嚴經》（699）以後，上限可以推晚一點。總之，丁類《五臺山讚》的創作年代可

<sup>21</sup> 《大正藏》第 51 冊，1107 頁。

<sup>22</sup> 《大正藏》第 51 冊，1116-17 頁。

<sup>23</sup> 趙聲良《莫高窟第 61 窟五臺山圖研究》，《敦煌研究》1993 年第 4 期，99 頁。

<sup>24</sup>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s*, IV. Grottes 112a à 120n. Paris, 1984, p.10, fig.262, no.150. 趙聲良引作“被磨儼院”，不盡準確。

<sup>25</sup> 《大正藏》第 36 冊，601 頁。

<sup>26</sup> 《大正藏》第 55 冊，565 頁。

定爲 699 年到 767 年之間。

#### 四、小結

丁類《五臺山讚》迄今祇有一個寫卷可供利用，因此研究上有些困難。本文介紹新的丁種寫卷二種，並進行了初步校勘。又據杜斗城的研究，甲類《五臺山讚》成於唐貞元（785-805）以後，而乙類、丙類創作年代則在大曆年間（766-779）以後了。至於丁類，他祇說“如從其問題與‘讚五臺’的形式來看，其創作時代也應與甲、乙、丙相去不遠”，但如上所述，丁類的創作年代是 699 年到 767 年之間，比其他幾類還要早一點。

#### **A Brief Note on Type-D of the Eulogy of Mount Wutai**

TAKATA Tokio

Eulogy of Mount Wutai, discovered amo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is classified into four different types; Type-D has only been known previously in just a single manuscript. In this paper, two further Type-D manuscripts are identified and a new collation of the text is attempted. By analyzing the names of the temples appearing in this Eulogy, the author also claims that Type-D was composed between 699 and 767, which is slightly earlier tha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ther types.